周禮補注

周禮補注卷第三

春官宗伯

鬯人注秬如黑黍一稃二米　鄭志張逸問云鬯人職注云秬如黑黍一稃二米案爾雅秠一稃二米未知二者同異鄭荅云秠即其皮稃亦皮爾雅重言以曉人更無異稱也本疏　案鄭注本爾雅而稍異爾雅云秬黑黍秠一稃二米葢謂秠即黑黍中之一稃二米者故異其名曰秠秬與秠皆嘉穀而稃乃其皮也說文鬯部曰䆋黑黍也一稃二米以釀與此注合或从

禾作秬白虎通云秬者黑黍一稃二米亦與此注同詩大雅疏云秬秠皆是一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秠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中惟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據此則詩疏所引作一秠二米

世婦每宮卿二人注世婦后宮官也漢始大長秋　疏賈馬皆云奄卿也

大司樂樂師大胥小胥　盧植王制注大常卿如大樂正丞如小樂正大子令如古大胥大樂丞如古小胥

劉昭續漢志注　飛鵬案大樂正卽大司樂小樂正卽樂師

鎛師注鎛如鍾而大　孫炎注鎛大鍾禮書

韎師　疏鞮鞻氏掌四夷之樂今此特掌韎樂是周以木德王又見樂爲陽春是陽長養之方故特建此一官也　詩鼓鍾疏云舞不立南師而立昧師者昧四夷之始故從其常而先言之也

籥師　說文竹部云籥書僮竹笘也龠部云樂之竹管三孔以和眾聲也从品侖侖理也飛鵬案籥師之籥

當从龠龠爲正字籥爲假字

注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　鄭志張逸問籥師注春秋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謂鄭荅廢置也於去者爲廢故曰廢本疏

鞮鞻氏注鞮屨四夷舞者所屝也賢基謹案鞮屨漢制攷引作鞮屨

說文走部云趧趧婁四夷之舞各自有曲革部鞮革履也無鞻字段玉裁以鞮爲常用之屨以趧婁爲四夷舞者之屨是也

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　異義天號第六今尚書

歐陽說曰欽若昊天（當從黍離正義作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曰旻天冬曰上天總爲皇天爾雅亦然古尚書說云天有五號各用所宜稱之尊而君之則曰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愍下則稱旻天自上監下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謹案尚書堯命羲和欽若昊天總勑四時知昊天不獨春春秋左氏曰夏四月己丑孔子卒稱旻天不弔時非秋天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作以釋六藝之文言蓋不誤矣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言之秋氣或殺或生故以旻天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

下言之皇天者其尊大號六藝之中諸稱天者以己情所求言之非必正順於時解浩浩昊天求之博施蒼天求之高明旻天不弔則求天殺生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於時此之求猶人之說事各從主耳若察於是所論天從四時各有所別故尚書所云者論其義也二者相須乃足此名非必紫微宮之正直是人逐四時互稱之本疏又毛詩黍離正義又異義今歐陽夏侯說六宗者上不及天下不及地旁不及四時居中央恍惚無有神助陰陽變化有益於人故郊祭之古尚書說六宗天地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

宗三天宗日月星辰地宗岱山河海日月屬陰陽宗北辰爲星宗岱爲山宗河爲水宗海爲澤宗祀天則天文從祀祀地則地理從祀謹案夏侯歐陽說宗實一而有六名實不相應春秋魯郊祭三望言郊天日月星河海山凡六宗魯下天子不祭日月星但祭其分野星其中山川故言三望六宗與古尙書說同元之閒也書曰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此四物之類也禋也望也徧也所祭之神各異六宗言禋山川言望則六宗無山川明矣周禮大宗伯曰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槱

燎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此所祭皆天神也禮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兆於南郊就陽位也埽地而祭於其質也祭義曰郊之祭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則郊祭幷祭日月可知其餘星也辰也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此之謂六宗亦自明矣本疏又禮記月令祭法正義續漢志注吳商以爲禋之言煙也三祭皆積柴而實牲體焉以升煙而報陽非祭宗廟之名也鄭所以不從諸儒之說者將欲據周禮禋祀皆天神也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凡八而日月幷從郊故其餘爲六宗也以書禋于六

宗與周禮事相符故據以爲說也且文昌雖有大體而星名與其日不同故隨事祭之而言文昌七星不得偏祭其第四第五此爲不知周禮復不知文昌之體而又妄引爲司中司命箕畢二星旣不係于辰且同是隨事而祭之例又無嫌於所係者

注昊天上帝冬至於圜丘所祀天皇大帝　案康成注凡言上帝與五帝對文者上帝皆指天皇大帝而言天官掌次王大旅上帝下文別云祀五帝是也凡專言上帝者皆指五帝而言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典瑞旅上帝職金旅于上帝是也若連言昊天上

帝自應指天皇大帝惟月令季夏之月以共皇天上帝注分言之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冬至所祭於圜丘也以上帝爲大微五帝孔疏云此月令皇天上帝之下更無五帝之文故分爲二

以實柴祀日月星辰　鄭衆云實牲體於柴上日者陽精偏天月者陰精屬地陰道挐制於陽故月屬天而從於陽有同實柴之義　通典賢基謹案日者陽精以下葢杜氏申明先鄭之義

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師雨師注司中司命文昌第五第四星或曰中能上能也　鄭注尚書云六宗言禋與祭天同名則六者皆是天之神祇謂星辰司中司

命風師雨師　通典月令立春後丑日祭風師於國城東北立夏後申日祀雨師於國城西南立冬後亥日祀司中司命司人司祿於國城西北

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　異義今孝經說曰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偏敬封五土以爲社古左氏說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謹案亦曰春秋稱公社今人謂社神爲社公故知社是上公非地祇鄭駁之云社祭土而主陰氣又云社者神地之道謂社神但言上公失之矣今人亦謂雷曰雷公天曰天公豈上公也又異義今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

穀衆多不可徧敬故立稷而祭之古左氏說列山氏之子曰柱死祀以爲稷稷是田正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謹案禮緣生及死故社稷人事之旣祭稷穀不得但以稷米祭稷反自食同左氏義鄭駁之云宗伯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社稷之神若是句龍柱棄不得先五嶽而食又引司徒五土名一本於五嶽而食下作大司徒以土會之法辨五地之物生一曰山林二曰川澤三曰丘陵四曰墳衍五曰原隰此五土地者吐生萬物養鳥獸草木之類皆爲民利有貢稅之法王者秋祭之以報其功等句又引大司樂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土示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

用樂也引詩信南山云畇畇原隰下云黍稷彧彧原
隰生百穀稷爲之長然則稷者原隰之神若達此義
不得以稷米祭稷爲難禮郊特牲正義又毛詩信南山正義鄭志張
逸問曰以血祭祭五嶽以埋沈祭山川不審五嶽亦
當埋否鄭答曰五嶽尊祭之從血腥始何嫌不埋詩鳧
鷖正義 酒正疏社稷在五嶽上者五嶽與土地異形
若畿外諸侯服獻則尊於王朝之臣社稷號曰土神
似若王朝之臣服獻則卑於五嶽而在五嶽上者似
若王人雖微猶敘諸侯之上 通典鄭元注社稷者
土穀之神句龍后稷以配食也王肅云句龍棄稷並

爲五官故祀爲社稷崔靈恩云二家之說雖文有通途但昔來所習謂鄭爲長故依鄭義案崔靈恩以鄭爲長稱當矣周禮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樂用靈鼓大喪三年不祭唯天地社稷越紼而行事若句龍周棄爲社稷則不得先五嶽而埋血也以人鬼雖用血而不埋且人鬼之道不用靈鼓不得越紼而祭也

注五祀者五官之神在四郊顓頊氏之子曰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　鄭志趙商問春秋昭二十九年左傳曰顓頊氏之子黎爲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爲后土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

九州故祀以爲社社卽句龍今云五官之神在四郊其二祀合爲黎食火土者何荅曰黎爲祝融句龍爲后土左氏下言后土爲社謂暫作后土無有代者故先師之說黎兼之因火土俱位南方此注云黎爲祝融后土食於火土亦惟見先師之說也本疏

以疈辜祭四方百物注鄭司農云疈辜披磔牲以祭元謂疈疈牲胸也疈而磔之謂磔禳及蜡祭　說文刀部副判也周禮副辜祭籀文作疈桀部磔辜也飛鵬案二鄭皆以磔釋辜與許同義　崔靈恩云蜡祭用少牢行一獻之禮通典

以肆獻祼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注宗廟之祭肆獻祼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祫也禘也祫言肆獻祼禘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互相備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以後率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賈逵劉歆曰禘祫一祭二名禮無差降通典　白虎通曰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大祖也御覽又曰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宋書臧燾傳　案此以禘祫分二祭而皆及遷廟　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於曾高時享及二祧歲禱於壇禘及

郊宗石室謹案叔孫通宗廟有日祭之禮知古而然也三歲一祫此周禮也五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御覽陳壽祺云當作三歲一祫五歲一禘此周禮也三歲一禘疑先王之禮也冊府元龜掌禮部奏議十七引此作三年一禘鄭駮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百王通義以爲禮讖云殷之五年殷祭亦名禘也毛詩長發正義又閟宮元鳥正義禮記王制正義說文禘諦祭也從示帝聲周禮曰五歲一禘祫大合祭先祖親疏遠近也從示合聲周禮曰三歲一祫案此與鄭義同魏晉禮志鄭元解禘天子祭圜丘曰禘宗廟大祭亦曰禘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祫則合羣毀廟之主於太廟合而祭之禘則增及百官配食

者審諦而祭之天子先禘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禘祫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明年而禘　毛詩周頌雝禘太祖也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禮記王制鄭注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天子先祫而後時祭諸侯先時祭而後祫凡祫之歲春一礿而已不祫以物無成者不殷祭周改夏祭曰礿以禘爲殷祭也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大祖明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　鄭禘祫志云王制記先王之法祫爲大祭祫於秋於夏於冬周公制禮祭

不欲數王制正義　禘祫志云周改先王夏祭之名爲礿故禘以夏先王祫於三時周人一焉則宜以秋閟宮正義

禘祫志云太王王季以上遷主祭於后稷之廟其坐位與祫祭同文武以下遷主若穆之遷主祭於文王之廟文王居室之奥東面文王孫成王居文王之東而北面以下穆主直至親盡之祖以次繼而東皆北面無昭主若昭之遷主祭於武王之廟武王亦居室之奥東面其昭孫康王亦居武王之東而南面亦以次繼而東直至親盡之祖無穆主也通典

張純曰禮說三年一閏天氣小備五年再閏天氣大備故三

年一祫五年一禘禘之爲言諦諦定昭穆尊卑之義也禘祭以夏四月夏者陽氣在上陰氣在下故正尊卑之義也祫祭以冬十月冬者五穀成熟物備禮成故合聚飲食也後漢書　崔靈恩曰禘以夏者以審諦昭穆序列尊卑夏時陽在上陰在下尊卑有序故大次第而祭之故禘者諦也第也祫以秋者以合聚羣主其禮取大必秋時萬物成熟大合而祭之祫者合也通典　杜佑曰周制天子諸侯三年喪畢禫祭之後乃祫於太祖來年春禘於羣廟爾後五年再殷祭一禘一祫所以喪必有此禘祫者爲後再殷之祭本也

喪畢之祫祫之本明年之禘禘之本也從此後各自數每至三年則各爲之故得五年再殷祭因以法五歲再閏天道大成也又曰馬融王肅皆云禘大祫小鄭元注三禮以祫大禘小按春秋公羊傳云大事於太廟大事者祫也祫者毀廟之主陳於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至於禘則云禘於莊公禘於僖公旣不於太祖則小於祫也又按禮記祫於大廟之禮云毀廟之主升合食而立二尸又按韓詩內傳云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案太祖后稷廟也則禘小於祫也祫則羣廟之主悉升於太祖廟禘者各於

其廟而行祭禮二祭俱及毀主禘之時文王以上毀主自在后稷廟而祭文王以下毀主自在二祧之廟而祭禘之以祫用得爲殷禘則小於祫而大於四時也曾子問主夫子云自非祫祭七廟五廟無虛主而不言禘小於祫明矣其祫則備五齊三酒禘惟四齊三酒祫則備用六代之樂禘則四代而下又無降神之樂以示其闕也通典　案劉歆賈逵馬融王肅杜預之徒皆以禘祫爲一謂禘爲三年之祭張純則以祫禘分三年五年而祫則止及毀廟禘則總陳昭穆後漢書張純傳建武二十六年純奏禮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漢舊制三年一祫毀廟主合食高廟存廟主未嘗

合祭元始五年諸王公列侯廟會始爲禘祭續漢志引此下云父爲昭南嚮子爲穆北嚮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光武時言祭禮以禘者毀廟之主皆合於大祖祫者惟未毀之主合而已矣此禘及毀廟祫惟存廟之說也公羊文二年傳五年而再殷祭何休解詁云殷盛也謂三年祫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閔二年吉禘於莊公何休云禮禘祫從先君數朝聘從今君數三年喪畢遭禘則禘遭祫則祫此禘及功臣而喪畢禘祫先後無定之說也唐開元間大常議禮引徐邈議以二禘相去爲月六十中分三十置一祫焉若甲年既禘丙年冬祫己年夏禘辛年冬

祫有象閏法此先二後三之說也毛詩閟宮正義引禘祫志曰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此又一說也楊氏穀梁疏云禘既三年祫則五年或以爲禘祫同三年禘在夏祫在秋直時異耳諸家說各不同附記於此

以禬禮哀圍敗　疏馬融以爲國敗　慎言案經下云以恤禮哀寇亂圍可包于寇亂之中此當從馬融作國爲當鄭注引會于澶淵爲證從公羊義也疏不引公羊而引左氏非鄭氏本旨疑鄭注亦當作國釋文不出圍敗二字則陸氏所見本猶不誤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

禮異更遞而徧　詩大雅韓奕疏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鄭注言分來則是從賈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

時見曰會殷見曰同　崔靈恩曰古者諸侯朝天子四時禮外有時會殷同之法殷同者十二年王不巡狩則六服諸侯各當方面來赴四時見王也殷衆也四方諸侯衆來見王 通典

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注脤膰社稷宗廟之內以賜

同姓之國同福祿也　異義左氏說脤社祭之肉盛之以蜃宗廟之肉名曰膰本疏　說文脤作祳云社肉盛以蜃故謂之祳天子所以親遺同姓膰作鐇云宗廟火孰肉春秋傳曰天子有事鐇焉以饋同姓諸侯飛鵬案此用左氏說鄭君注周禮與許君同義

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　禮記正義周禮九儀一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五命賜則六命賜官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作伯案含文嘉九賜一曰車馬二曰衣服三曰樂則四曰朱戶五曰納陛六曰虎賁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鄭司農以

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也康成以九命與九賜不同
九賜謂八命作牧九命作伯之後始加九賜知者王
制云三公一命衮若有加則賜二曰衣服之屬是也
又宗伯八命作牧注云侯伯有功德加命得專征伐
王制云賜弓矢然後征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傳
曰九命然後賜以圭瓚又尙書文侯仇受弓矢秬鬯
左傳晉文公受大路戎路弓矢秬鬯虎賁此皆九命
之外始有衣服弓矢秬鬯等之賜故知九賜不與九
命同也公羊說九賜之次與含文嘉不同一曰加服
二曰朱戶三曰納陛四曰輿馬五曰樂則六曰虎賁

七曰斧鉞八曰弓矢九曰秬鬯異人之說故文有參差大略同也異義許愼說九賜九命鄭康成以爲不同具如前說賢基謹案此注引司農說與含文嘉絕異惟穀梁疏云何休注公羊旣引九錫之文卽云百里不過九命七十里不過七命五十里不過五命其意以九錫卽是九命也曲禮疏謂鄭司農以周禮九命與九賜是一疑有誤

壹命受職再命受服三命受位四命受器　通典凡士一命而受爵周禮爵及命士故云一命而受爵有受爵有受命者必有職故周禮云一命受職明一命之士職爵俱有也再命受服於君不自爲也然則一命者其服自爲也一命尙受職再命不言自明耳三命

受車馬三命謂侯伯之卿也再命已受服於君則三命之卿受服不疑矣而復別受車馬於君故曲禮云夫爲人子三賜不及車馬明其三命得受車馬之義然三命之卿則有命於天子之禮故周禮云三命受位明諸侯之卿受三命者皆有列位於王朝也則小國之卿再命者雖得命於天子於王朝未有列位也三命之卿始受車馬則再命以下車馬自爲之也若君特賜者不在其例四命受器謂公之孤卿受祭器於公四命始受器三命以下皆自爲之也故禮記云有田祿者先爲祭器三命以上旣受祭服四命者受

服亦可明矣三命之卿尚有列位於王四命亦可知
也
再命受服注此受元冕之服　詩葛覃正義云魯語大
夫命婦成祭服韋昭云祭服元衣纁裳謂作元冕之
服非也大夫助祭服元冕受之於君大宗伯再命受
服是也
四命受器注王之下大夫四命　案康成注典命云四
命中下大夫也
五命賜則注則地未成國之名王之下大夫四命出封
加一等五命賜之以方百里二百里之地者方三百

里以上爲成國王莽時以二十五成爲則方五十里合今俗說子男之地獨劉子駿等識古有此制焉疏言劉子駿等則有馬融鄭司農及杜子春等皆信周禮有五百里已下之國　漢書王莽傳諸公一同有衆萬戸土方百里侯伯一國衆戸五千土方七十里子男一則衆戸二千有五百土方五十里附城大者食邑九成衆戸九百土方三十里自九以下降殺以兩至於一成五差備具合當一則賢基謹案注引王莽時云云以見漢時猶有則名非以此釋則字正義也　紹基案七命賜國注兼侯伯則賜則注謂方三百里以上爲成國者是也惠校據左傳正義引注謂此注二百里下脫三百里字方三百里當作方四百里若然則與

此疏不相應亦與賜圖注不相應矣

以玉作六瑞　康成注尙書云執之曰瑞陳列曰玉

公執桓圭　說文玉部云瓛桓圭三公所執

以禽作六摯　案白虎通云禽者鳥獸之總名康成庖人注云凡鳥獸未孕曰禽故下文羔亦得稱禽也

注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　說文墊至也周書曰大命不墊讀若摯同一曰虞書雉墊飛鵬案堯典作贄說文引作墊此經摯卽贄字康成訓爲至與許君義同穆案許君葢以墊爲大命不墊之本文而以虞書之摯一本作墊爲又一義故曰讀若摯同者是足上啟下之詞也

孤執皮帛卿執羔大夫執鴈士執雉庶人執鶩工商執雞 異義謹案周禮說五玉摯自公卿以下執禽尊卑有差也禮不下庶人工商又無朝儀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 御覽 陳壽祺疏證曰白虎通瑞贄篇曰臣見君有贄何贄者質也質己之誠致己之悃愊也王者緣臣子之心以爲之制差其尊卑以副其意也公侯以玉爲贄者玉取其燥不輕溼不重明公侯之德全也卿以羔爲贄羔者取其羣而不黨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大夫以鴈爲贄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以奉命之適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

事君也士以雉爲贄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懾之以威必死不可生畜士行威介守節死義不當移轉也

曲禮曰卿羔大夫以鴈士以雉爲摯庶人之摯匹童子委摯而退野外軍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言必有摯也匹謂鶩也卿大夫摯古以麑鹿今以羔鴈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今文取其外謂羔跪乳鴈有行列也禮士相見經曰上大夫相見以羔左頭如麛執之明古以麑鹿今以羔也卿大夫贄變君與士贄不變何人君至尊極美之物以爲贄士賤伏節死義一介之道也故不變鄭注據白虎通爲

說然周禮言六摯下及庶人工商儀禮士相見禮言庶人見於君曲禮亦言庶人之摯周禮小司寇詢萬民之位百姓北面則庶人工商有朝儀有摯明矣異義援周禮說但云五摯又云五經無說庶人工商有摯疑太平御覽所引文有脫誤

孤執皮帛注帛如今璧色繒也　案康成注尚書云帛所以薦玉也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據此則帛卽繒矣

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元

璜禮北方　案續漢志注司馬紹統引此經云云以爲天宗日月星辰寒暑之屬也地宗社稷五祀之屬也四方之宗者四時五帝之屬也據此則以禮天地四方爲祀六宗矣　崔靈恩云凡祭天神有二玉禮神者訖事卻收祀神者與牲俱燎請下有司求良玉造蒼璧黃琮等六器訖則藏之玉海

以蒼璧禮天　鄭元三禮圖璧徑九寸玉海　義宗蒼璧所以禮天其長尺有二寸葢法天之十二時五代會要　義宗冬至日祭天於圜丘玉用其蒼璧牲同玉色樂用夾鍾爲宮樂作六變御覽

以黃琮禮地　阮諶三禮圖黃琮無好五代會要　義宗黃琮所以禮地其長一尺以法地數五代會要

以白琥禮西方　鄭元三禮圖白琥以玉長九寸廣五寸刻伏虎形高三寸聶圖

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注幣以從爵若人飲酒有酬幣　通典郊天禮禮神之玉以黃璧其牲及幣各隨玉色牲用一犢幣用繒長丈八尺注引大宗伯云皆有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器則玉也蓋取象天色也飛鵬案賈疏以此爲獻尸從爵之幣通典則以此爲禮神之幣也

享大鬼　異義古周禮說大鬼謂先王也御覽
國有大故則旅上帝注上帝五帝也　梁書許懋云大
旅於南郊者非常祭也大宗伯國有大故則旅上帝
飛鵬案許懋以此經證大旅於南郊葢指昊天上帝
而言
及四望注鄭司農云四望日月星海元謂四望五嶽四
鎭四瀆　案先鄭注小宗伯云四望道氣出入與此
異公羊傳云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
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師雨師五
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陳壽祺云先鄭與何

休說皆非也後鄭得之望者祭山川之名山川之大者莫如五嶽四瀆禮記王制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望祭山川豈可舍此有五嶽四瀆等則四望非限以四事乃謂四方之望也公羊傳言方望無所不通是也

王大封則先告后土注后土土神也黎所食者　鄭志荅趙商云句龍本后土後遷爲社王大封先告后土元云后土土神不言后土社也又荅田瓊云后土古之官名死爲社而祭之故曰后土社句龍爲土官後轉爲社世人謂爲后土無可怪此中后土不得爲社

者聖人太平制禮豈得以世人之言著大典本疏

小宗伯兆五帝於四郊注兆爲壇之營域五帝蒼曰靈威仰太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黃曰含樞紐黃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紀顓頊食焉黃帝亦於南郊　馬融云郊天之祀咸以夏正五氣用事有休有王各以其時兆於方郊四時合歲功作相成亦以此月總旅明堂南齊書禮志　說文引此經作垗云垗畔也爲四時界祭其中从土兆聲徐鍇曰今周禮作兆假借　梁書許懋傳引此經云云以爲此卽月令迎氣之郊也　魏書劉芳傳芳以所置

五郊去城里數於禮有違上疏曰孟春令云其數八又云迎春於東郊盧植云東郊八里之郊也賈逵云東郊木帝太昊八里許慎云東郊八里郊也鄭元孟春令注云王居明堂禮曰王出十五里迎歲蓋殷禮也周禮近郊五十里鄭元別注云東郊去都城八里高誘云迎春氣於東方八里郊也王肅云東郊八里因木數也此皆同謂春郊八里之明據也孟夏令云其數七又云迎夏於南郊盧植云南郊七里郊也賈逵云南郊火帝炎帝七里許慎云南郊七里郊也鄭元云南郊去都城七里高誘云南郊七里之郊也王

肅云南郊七里因火數也此又南郊七里之審據也
中央令云其數五盧植云中郊五里之郊也賈逵云
中兆黃帝之位并南郊之季故云兆五帝於四郊也
鄭元云中郊西南未地去都城五里此又中郊五里
之審據也孟秋令云其數九又曰迎秋於西郊盧植
云西郊九里郊賈逵云西郊金帝少皞九里許愼云
西郊九里郊也鄭元云西郊去都城九里高誘云西
郊九里之郊也王肅云西郊九里因金數也此又西
郊九里之審據也孟冬令云其數六又云迎冬於北
郊盧植云北郊六里郊也賈逵云北郊水帝顓頊六

里許愼云北郊六里郊也鄭元云北郊去都城六里

高誘云北郊六里之郊也王肅云北郊六里因水數

也此又北郊六里之審據也

辨廟祧之昭穆注祧遷主所藏之廟自始祖之後父曰

昭子曰穆　漢書韋元成傳元成曰禮王者始受命

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以下五廟而迭毀毀廟之

主藏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壹禘壹祫也祫祭者

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爲昭子爲穆

孫復爲昭古之正禮也劉歆以爲孫居王父之處正

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　續漢志張

純曰父子不並坐而孫從王父　決疑要注凡昭穆父南面故曰昭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穆順也　王肅論引賈逵說吉禘於莊公禘者遞也審遞昭穆遷主遞位孫居王父之處禮記祭法疏

掌三族之別注三族謂父子孫人屬之正名　案鄭注士昏記惟是三族之不虞云三族謂父昆弟巳昆弟子昆弟與此異注仲尼燕居與此同　異義今禮戴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屬者父族四五屬之內爲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已之女子子適人者與其

子爲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爲一族母之母姓爲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爲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爲一族妻之母姓爲一族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元孫凡九皆同姓謹案禮緦麻三月以上服恩之所及禮爲妻父母有服明在九族中九族不得但施於同姓元之曲也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其子則然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此所云三族不當有異姓異姓其服皆緦麻禮雜記下緦麻之服不禁嫁女娶婦是爲異姓不在

族中明矣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名喪服小記說服之義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元孫昭然察矣左傳桓六年正義又尚書堯典正義

其正室皆謂之門子注正室適子也將代父當門者

劉昭續漢志注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

立軍社注社之主蓋用石爲之　案淮南子齊俗訓云有虞氏社用土夏后氏社用松殷人社用石周人社用栗後魏天平中遷大社石主於社宮宋史志社以石爲主長五尺方二尺剡其上培其半先是州縣社主不以石禮部以爲社稷不屋而壇當受霜露風雨

以達天地之氣故用石主取其堅久請令州縣社主用石尺寸廣長半大社之制從之唐書張齊賢傳齊賢等議春秋君以軍行祓社釁鼓祝奉以從故曰不用命戮於社社稷主用石以可奉而行也崔靈恩曰社主用石以地產最實與據此則社主用石始于殷人故鄭君以爲石主後人因鄭注有此說遂沿而用之也

肆師立小祀　馬融云宗廟小祀殤與無後本疏

及其祈珥注故書祈爲幾杜子春讀幾當爲祈珥當爲餌元謂祈當爲進禨之禨珥當爲衈禨衈者釁禮之

事　夏官小子職云祈于社稷珥于五祀秋官士師
職作刉珥犬人職作幾珥鄭注小子職云珥當為衈
祈或為刉引肆師職祈或作畿又引士師職曰凡刉
珥則奉犬牲此刉珥正字與飛鵬案康成明言刉衈
為正字則祈幾畿皆假借字也此注云祈當為進禨
之禨禨謂羊血也案說文血部𧖴下云以血有所刉
涂祭也是禨又為𧖴之假借字
用牲于社宗注社軍社也宗遷主也　晉書禮志摯虞
奏按舜受終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則六宗
非上帝之神又非山川之靈也周禮肆師職曰用牲

于社宗黨正職曰春秋祭禜亦如之肆師之宗與社並列則班與社同也黨正之宗文不繫社則神與社異也周之命祀莫重郊社宗同於社則貴神明矣飛鵬案摯虞蓋以此經之宗爲六宗與鄭注異義

類造上帝注類禮依郊祀而爲之者　異義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奈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祭之是也古尚書說非時祭天謂之類言以事類告也肆類于上帝時舜告攝非常祭許慎謹案周禮郊天無言類者知類非常祭從古尚書說禮記王制正義　案小宗伯注云類者依其正禮而爲之與此

注義同說文作禷云以事類祭帝天用今文尚書說
祭表貉注祭造軍法者禱氣勢之增倍也其神蓋蚩蚘
　公羊說曰師出曰祠兵入曰振旅祠者祠五兵矛
戟劒楯弓鼓及祠蚩尤之造兵者謹案三朝記曰蚩
尤庶人之强者何兵之能造飛鵬案此稱謹案云云
蓋異義文
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
涖卜來歲之稼　詩大雅行葦𦾔謀𦾔惟傳引此經
之文而結之云所以與來而繼往也下文云穀熟而
謀陳祭而卜蓋嘗獮社皆在於秋事擧于收成之後

穀熟而謀謀嘗謀獮謀社也陳祭而卜卽此經卜來

歲之芟卜來歲之戒卜來歲之稼是也取蕭祭脂指

嘗言也嘗之祭爲嘗新穀詩擧迎尸前奠尸之禮以

新穀馨香之達此爲先耳取羝以軷兼獮社言也獮

社出國門必先祭行神故擧軷以槪獮社也以興嗣

歲傳云興來歲者卽所謂來歲之芟來歲之戒來歲

之稼也

鬱人和鬱鬯注築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司農云鬱草

名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築以煮之鐎中停於祭前鬱

爲草若蘭　馬融云鬱草名如鬱金香草合爲鬯也

禮記郊特牲疏飛鵬案馬云如鬱金則非鬱金可知　說文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廿貫築以煮之爲鬱从臼冂缶鬯彡其飾也一曰鬱鬯百艸之華遠方鬱人所貢芳草合釀之以降神鬱今鬱林郡徐鍇曰築舂也鬱人掌和鬱以實彝注鬱爲草若蘭也彡彝之飾也

鬯人掌共秬鬯而飾之注秬鬯不和鬱者　說文云鬯以秬釀鬱艸芬芳攸服以降神也从凵凵器也中象米匕所以扱之飛鵬案此注云不和鬱者所以別於鬱鬯也

禜門　義宗曰雩祈雨之祭禜止雨之祭每禜於城門

廟用脩注廟用脩者謂始禘時自饋食始　異義左氏說凡君薨祔而作主特祀主於寢畢三時之祭期年然後烝嘗禘於廟許慎云左氏說與禮同本疏　疏賈服以爲三年終禘遭烝嘗則行祭禮　春秋左氏傳曰歲祫及壇墠終禘及郊宗石室許慎舊說曰終者謂孝子三年喪終則禘於太廟以致新死者也通典案通典引袁準虞喜說同　禘祫志魯莊公以其三十二年秋八月薨閔二年五月而吉禘此時慶父使賊殺子般之後閔公心懼於難務自尊成通典引作尊大以厭其禍至二

年春其間有閏二十一月禫除喪夏四月則禘又即以五月禘比月大祭故譏其速譏其速者明當異歲也經獨言吉禘於莊公閔公之服凡二十一月於禮少四月又不禫無恩也魯閔公二年秋八月公薨僖二年除喪而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乃五年再殷祭六年禘故八年經曰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然致夫人自魯禮因禘事而致哀姜故譏焉魯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冬十二月薨文二年秋八月禘僖喪至此而除間有閏積二十一月從閔除喪不禫故明月即禘經云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躋僖公僖公之服亦

少四月不剌者有恩也魯文公以其十八年春二月薨宣二年除喪而祫明年春禘自此之後五年而再殷祭與僖爲之同六年祫故八年禘經曰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說者以爲有事謂禘爲仲遂卒張本故畧之言有事耳魯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夏五月大祥七月而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公不得志八月歸不及祫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乃祫故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傳曰禘於武公及二十五年傳將禘於襄公此則十八年祫二十年禘二十三年祫

二十五年禘於玆明矣儒家之說禘祫也通俗不同或云歲祫終禘或云三年一禘五年再禘十六字據閟宮正義增閟宮正義引儒家至此止學者競傳其間是用詾詾爭論從數百年來矣竊念春秋者書天子諸侯中失之事得禮則善違禮則譏可以發起是非故據而述焉從其禘祫之先後考其疏數之所由而粗記注焉魯禮三年之喪畢則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羣廟僖也宣也八年皆有禘祫祭則公羊傳所云五年而再殷祭祫在六年明矣明堂位曰魯王禮也以相準況可知也詩元鳥正義案賈疏云始禘時者謂練祭後遷廟時以其

宗廟之祭從自始死已來無祭今爲遷廟以新死者木主入廟特爲此祭故云始禘時也以三年喪畢明年春禘爲終禘故云始也然考曾人無禘祭明文鄭云始禘當指喪畢明年之禘而言非練後也左氏說主三年一禘之說故云喪終則禘許氏亦從之陳氏詩祇云左氏說祀主而畢三時之祭則已踰期矣自是而復期年則三年喪終矣自是而烝嘗禘正合三年終禘之說未有兩歧賈疏誤仞爲君薨之期年故生異論耳鄭主五年一禘不主三年與左氏說異陳氏又云練後大祥禫之祭皆非吉祭惡得有禘詩元

烏箋誤本祫於太祖之上更有禘於其廟四字王制正義據之謂練時遷主新死者當禘於其廟引鬯人廟用脩注謂始禘時爲證蓋五經正義非成於一手故不相應周禮鬯人疏亦以練後遷廟而祭新主解始禘引穀梁傳於練焉壞廟爲證誤與王制正義同

共其釁鬯注釁尸以鬯酒使之香美　禮說齊語三釁三浴韋注云釁或爲熏漢書豫讓釁面吞炭顏注云釁熏也此熏作釁之明證也女巫釁浴注云釁浴以香熏藥艸沐浴則康成亦讀釁爲熏矣王度記曰天子以鬯諸侯以熏熏鬯卽釁鬯也　案白虎通曰人

死必沐浴於中霤何示潔淨反本也此注云釁尸以
鬯酒殆即賈疏所謂浴尸與

共介鬯注鄭司農云鬯香草王行弔喪被之故曰介
案介與甲同詩瞻卬舍爾介狄箋云介甲也王不改
修德乃舍爾被甲夷狄來侵犯中國者是介有被義
故司農以介鬯爲被鬯卿大夫卒王或與斂故有被
鬯之事

司尊彝春祠夏禴其朝踐用兩獻尊其再獻用兩象尊
秋嘗冬烝其朝獻用兩著尊其饋獻用兩壺尊追享
朝享其朝踐用兩大尊其再獻用兩山尊　崔靈恩

云周禮大祫於大廟則備五齊三酒朝踐王酌泛齊
后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酌醍齊朝獻王酌泛齊
因朝踐之尊再獻后酌醍齊因饋食之尊諸侯爲賓
則酌沈齊尸酢王與后皆還用所獻之齊賓長酳尸
酢用淸酒加爵亦用三酒大禘則用四齊三酒者醴
齊以下悉用之故禮運云元酒在室醴醆在戸粢醍
在堂澄酒在下用四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酌盎齊
饋食王酌醍齊后酌沈齊朝獻王酌醴齊再獻后還
酌沈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沈齊用三酒之
法如祫禮也四時之祭惟二齊三酒則自祫禘以下

王四時祭皆通用也二齊醴盎也故鄭注司尊彝四
時祭法但云醴盎而已用二齊者朝踐王酌醴齊后
亦酌醴齊饋食王酌盎齊后亦酌盎齊朝獻王還用
醴齊后獻后還用盎齊亦尊相因也諸侯爲賓亦酌
盎齊二酒同於祫三酒所常同不差者三酒本爲王
以下飲故尊卑自有常依尊卑之常不得有降祫禘
時祭本明所用總有多少故正祭之齊有差降也魯
及王者之後大祫所用與王禘之禮同若禘與王四
時同用三酒亦同於王侯伯子男祫禘皆用二齊醴
盎而已三酒則並用用二齊之法朝踐君夫人酌醴

齊饋食君夫人酌盎齊朝獻君還酌醴齊再獻夫人還酌盎齊諸臣爲賓酌盎齊尸酢君夫人用昔酒酢諸臣用清酒加爵皆清酒時祭之法用一齊故禮器云君親制祭夫人薦盎鄭云謂朝事時又云君親割牲夫人薦酒鄭云謂進孰時也其行之法朝踐君制祭則夫人薦盎饋獻進孰時君親割夫人薦酒朝獻時君酌盎齊以酳尸再獻時夫人還酌酒以終祭也賓獻皆酒加爵如禘祫之禮天子諸侯酌奠皆用齊酒卿大夫之祭酌奠皆用酒其祫祭之法旣備五齊三酒以實八尊祫祭在秋又云大祫祭凡十八尊其

明水鬱鬯陳之各在五齊三酒之上祭日之旦王服
衮冕而入尸亦衮冕祝在後侑之王不出迎尸故祭
統云君不迎尸所以别嫌也尸入室乃作樂降神故
大司樂云凡樂圜鐘爲宫九變而降人鬼是也乃灌
故書云王入大室祼當灌之時衆尸皆在太廟中依
次而灌所灌鬱鬯小宰注云尸祭之啐之奠之是爲
一獻也王乃出迎牲后從灌二獻也迎牲而入至於
庭故禮器云納牲詔於庭王親執鸞刀啟其毛而祝
以血毛告於室故禮器云血毛詔於室凡牲則廟各
别牢故公羊傳云周公白牡魯公騂犅按逸禮云毀

廟之主昭共一牢穆共一牢於是行朝踐之事尸出於室大祖之尸坐於戶西南面其主在右昭在東穆在西相對坐主各在其右故鄭注祭統云天子諸侯之祭朝事延尸於戶外是以有北面事尸之禮祝乃取牲膟膋燎於鑪炭入以詔神於室又出以墮於主前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堂是也王乃洗肝於鬱鬯而燔之以制於主前所謂制祭次乃升牲首於室中置於北墉下后薦朝事之豆籩乃薦腥於尸主之前謂之朝踐即此禮運薦其血毛腥其俎是也王乃以玉爵酌著尊泛齊以獻尸三獻也后又以玉爵

酌者尊醴齊以亞獻四獻也乃退而合亨至薦孰之時陳於堂故禮器云設饌於堂乃後延主入室太祖東面昭在南面穆在北面徙堂上之饌於室內坐前祝以斝爵酌奠於饌南故郊特牲注云天子奠斝諸侯奠角即此之謂也既奠之後又取腸間脂爇蕭合馨薌郊特牲注云奠謂薦孰時當此大合樂也自此以前謂之接祭乃迎尸入室舉此奠斝主人拜以妥尸故郊特牲云舉斝角拜妥尸是也后薦饌獻之豆籩王乃以玉爵酌盎尊盎齊以獻尸爲五獻也后又以玉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是六獻也於是尸食十

五飯訖王以玉爵用朝踐之尊泛齊以酳尸爲七獻也故鄭云變朝踐云朝獻尊相因也朝獻謂此王酳尸因朝踐之尊也后乃薦加豆籩尸酌酢主人主人受嘏王所以獻諸侯於是后以瑤爵因酌饋食壺尊醍齊以酳尸爲八獻也鄭注司尊彝云變再獻爲饋獻者亦尊相因也再獻后酳尸饋獻謂饋食時后之獻也於時王可以瑤爵獻卿也諸侯爲賓者以瑤爵酌壺尊醍齊以獻尸爲九獻九獻之後謂之加爵禮運

疏 禮運疏司尊彝秋嘗冬烝朝獻饋獻用兩著尊饋獻用兩壺尊則泛齊醴齊各以著尊盛之盎齊醍齊沈

齊各以壺尊盛之凡五尊也又五齊各有明水之尊凡十尊也三酒三尊各加元酒凡六尊也通斝彝盛明水黃彝盛鬱鬯凡有十八尊鄭注司尊彝云王酳尸用玉爵而再獻者用璧角璧散則瑤爵也崔氏乃云正獻之外諸臣加爵用璧角璧散其義非也其禘祭所用四齊者禘祭在夏醴齊盎齊盛以犧尊醍齊沈齊盛以象尊天子時祭用二齊者春夏用犧尊盛醍齊用象尊盛沈齊秋冬用著尊盛醴齊用壺尊盛盎齊是一齊用一尊司尊彝皆云兩齊以一尊盛明水故皆云兩若禘祫之祭其齊旣多不得惟兩而已

皆有罍諸臣之所酢也　異義第六罍制韓詩說金罍大夫器也天子以玉諸侯大夫皆以金士以梓毛詩說金罍酒器也諸臣之所酢人君以黃金飾尊大一石金飾龜目蓋刻爲雲雷之象謹案韓詩說天子以玉經無明文謂之罍者取象雲雷博施如人君下及諸臣本疏又毛詩正義爾雅疏　崔靈恩云以清酒酢王昔酒酢后

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　疏阮諶云几長五尺高三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舊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

祀先王昨席　阮諶三禮圖其司几筵祀先王設莞繅

次三種之席皆有純也聶圖注

筵國賓于牖前注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元謂國

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　馬融云國賓二王後

通典

典瑞執鎮圭　鄭志王執鎮圭以朝日祭天地宗廟亦

執之曲禮正義

以朝日注天子常春分朝日秋分夕月　馬融云天子

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南齊書　薛靖云周禮朝日無

常日鄭元云用二分秋分之時月多東升西向拜之

背實遠矣淳于睿駁之引禮記云祭日於東祭月於西以端其位周禮秋分夕月並行於上代西向拜月雖如背實亦猶月在天而祭之於坎不復言背也猶如天子東西遊幸其堂之官及拜官猶北向朝拜寧得以背實爲疑通典

南齊書何佟之議王者兄日姊月馬鄭用二分盧植用立春佟之以爲日者太陽之精月者太陰之精春分陽氣方永秋分陰氣向長天地至尊故用其始而祭以二至日月次天地朝敬以二分差有理據則融元得義矣

崔靈恩云一歲有四迎氣之時祭日於東祭月於西故小宗伯云兆五

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是其一也春分朝日秋分夕月是其二也此等二祭日之與月各祭於一處日之與月皆爲壇而祭所謂王宮祭日夜明祭月皆爲燔柴也夏正郊天之時而主日配以月祭義云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是其三也孟冬大蜡之時又祭日月故月令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其四也此二祭并祭日月共在一處則祭日於壇祭月於坎壇則實柴坎則瘞埋也郊特牲疏

四圭有邸　崔靈恩云象四方物之初生以璧爲邸者取其初生之圓匝也通典　杜佑云按既有邸皆象物

始生又當春氣之始靈威仰又爲青帝其玉宜青

兩圭有邸以祀地旅四望注祀地謂所祀於北郊神州之神　崔靈恩云社稷神州同用兩圭有邸以四望亦用兩圭故也郊特牲疏　通典注靈恩云社稷同四望其玉蓋同也以珪銳首象土生物

祼圭有瓚注鄭司農云國語謂之鬯圭元謂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　案鄭注玉人祼圭有瓚云瓚如槃其柄用圭有流前注大璋中璋邊璋云三璋之勺形如圭瓚又詩箋云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然則據玉人三

瓚之勺鼻寸衡四寸卽可以定圭瓚之狀漢制瓚大於古與鼻寸衡四寸之數不符說文云瓚三玉二石也徐鍇曰瓚亦圭也圭之狀剡上邪銳之於其首爲杓形謂之瓚於其柄中爲注水道所以灌鬯酒三玉二石謂五分玉之中二分是石瓚之言贊也贊進也以進於神也又瑒下云圭尺二寸有瓚以祠宗廟者也从玉昜聲據此則祼圭當謂之瑒

典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及其出封皆加一等　通典天子三公八命卿六命大夫四命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天子三公加命則爲

方伯九命卿加一命則出爲侯伯七命大夫加一命則出爲子男五命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大夫以下德盛者出則爵命並加士則德未周備但得進命不進爵也是以卿出則爲侯伯大夫出則爲子男皆爵命並進士出爲附庸但得進命故附庸之君猶稱名與士同故春秋傳云附庸之君名也飛鵬案此云天子元士出封爲附庸加一命爲四命則賈疏所云士下無出封之理於義疑矣

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注誓猶命也言誓者明天子

既命以爲之嗣樹子不易也　通典周制諸侯以功德入爲王卿士則上卿理其國事今諸王公侯受任天朝而適子攝其君事則車服禮數國封大小領兵軍數自當如本制而王公侯遣上卿及軍將掌其事合於古義今之車服與古禮不同依禮應下其君一等其嫡子皆以有爵命印綬冠服佩玉之制宜如本令而嫡子但知其政不干其位君不可二尊無二上國相以下見嫡子宜如臣而不稱臣案通典以此條爲後周事

左傳襄十年疏十九年傳云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則光是未誓者也法當繼於子男之下祖之會列於

小邾之下是其正也於此伐也傳稱崔杼使太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言其非正法也

司服王之吉服　義宗明周禮六服存章義大裘其服無章其冕無存天道至尊難可比擬舍其雕飾服以其質袞冕之義以龍爲目龍體九星故以九爲終又云陽爻九故王服有九陰爻六故后服惟六天子九服祭服有六王后六服祭服有三陽色尚文故有章數等級之別陰色尚質故無殊章之品又辨章數法象之理曰十二章法天之大數虞之服也九章者法陽數之極周之服也周禮王吉服有九后吉服有六

凡服者何一曰大裘而冕二曰袞冕三曰驚冕四曰毳五絺六元六者祭祀之服也皮弁素積元衣素裳緇衣元端此又三服所謂吉服有九玉海

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梁書許懋傳禮云大裘而冕祀昊天上帝亦如之良由天神尊遠須當誠質今泛祭五帝理不容文改服大裘自此始也

驚冕　禮圖驚冕王祭先公及卿之服天子九旒用玉二百十六侯伯服以助祭七旒用玉八十隋書

毳冕　禮圖毳冕王祀四望山川之服天子七旒用玉

百六十八子男服以助祭用玉五十 隋書

希冕 禮圖絺冕王者祭社稷五祀之服天子五旒用玉百二十孤卿服以助祭四旒用玉三十二 隋書

元冕 禮圖元冕王祭羣小祀及視朝服天子四旒用玉三十二諸侯服以祭其宗廟三旒用玉十八 隋書

凡兵事韋弁服 詩羔羊正義鄭注論語云緇衣羔裘諸侯視朝之服素衣麑裘諸侯視朔之服若兵事既用靺韋衣則用黃衣狐裘及貍裘象衣色故也

注韋弁以靺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靺韋之跗注是也 鄭雜問志以跗爲幅注爲屬以

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屬以爲衣而素裳飛鵬案鄭志以韎韋爲衣不兼裳言故賈疏以爲與此注裳亦用韎韋有同者異者也

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　晉博士孫毓段暢等議禮記王制曰制三公一命衮謂三公八命復加一命則服衮龍與王者之後同然則九命及王者之後乃服衮衣無升龍三公之服當從鷩冕而下通典飛鵬案此葢謂三公之未加命者仍與侯伯等故云當從鷩冕而下

孤之服自希冕而下　崔靈恩云孤不悉絺冕若王者

之後及魯之孤則助祭用絺若方伯之孤助祭則元冕以其君元冕自祭不可踰也雜記疏　張鎰三禮圖天子孤及卿皆六命則同絺冕之服三章小章則畫六上公及王之三公二王之後二伯九州之牧侯伯王之同姓封爲侯伯者服之以助王祭社聶圖

其齊服有元端　玉藻疏引熊氏說天子大夫爵弁祭與諸侯孤同天子之士與諸侯上大夫同故深衣目錄云士祭以朝服又引鄭志荅趙商問云齊祭謂齊時一冠祭時亦一冠四命乃然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君齊時服之祭時服之何以亦異如鄭此言是助祭

齊祭同冠故云何以亦異若然士之助祭齊服應服爵弁此經貴賤云少牢是上大夫祭用元冠朝服特牲是士禮用元冠元端天子之士宜與諸侯上大夫同用朝服也據此則諸侯之士自祭服元端若天子之士則服朝服助祭於王則服爵弁齊祭同冠齊服非元端可知此經云齊服有元端者鄭注旅賁氏云王齊服服袞冕則士之齊服服元端是也

素端　盧植雜記注布上素下皮弁服正義

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注廟謂太祖之廟及三昭三穆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於后稷之廟先

王之遷主藏於文武之廟　鄭注王制七廟云周制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　馬昭難王義云喪服小記王者立四廟又引禮緯夏無太祖宗禹而已則五廟殷人祖契而宗湯則六廟周尊后稷宗文王武王則七廟王制疏　張融謹案周禮守祧職奄八人女祧每廟二人自太祖以下與文武及親廟四用七人姜嫄用一人適盡若除文武則奄少二人曾子問孔子說周事而云七廟無虛主若王肅數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廟與文武而九主當有九孔子何云七廟無虛主乎王制疏　孔穎達祭法疏遷主所藏

曰祧是對例言之耳若散而通論則凡廟曰祧故昭元年左傳云其敢愛豐氏之祧彼祧遠祖廟也襄九年左傳云君冠必以先君之祧處之服虔注云曾祖之廟曰祧者以魯襄公於時冠於衛成公之廟成公是衛今君之曾祖曰祧也

既祭則藏其隋注隋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藏之以依神　士虞禮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擩於醢祭於豆閒祝命佐食墮祭注下祭曰墮墮之猶言墮下也周禮曰既祭則藏其隋謂此也今文隋爲綏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齊魯之閒謂祭爲隋飛鵬案特牲禮

挼祭注亦引此經文謂墮與挼讀同耳少牢注云黍稷之祭爲墮祭疏云肺與黍稷俱得爲墮故周禮守祧職旣祭則藏其隋隋中豈不能兼肺肺與黍稷俱祭於菹上上旣藏之明肺與黍稷器不動人就器減取之故特得墮名舉肺則全取因上絕之不得隋稱及其藏之并有隋名也據此則後鄭謂尸所祭肺脊黍稷之屬較爲賅備說文隋裂肉也从肉隓省惠士奇以藏其隓爲藏報辭與後鄭說異且謂隋當定作隓不知說文肉部之隋爲隋祭正字𨸏部之隓篆文作墮假借字也

墓大夫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　案昭十二年傳司墓之室有當道者蓋謂此也

大司樂掌成均之灋注文王世子曰於成均以及取爵於上尊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疏然則周人立此學之宮者即虞庠之學是也　案虞庠當指上庠言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注上庠大學也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國之西郊注虞庠小學也周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文王世子學干戈羽籥於東序禮在瞽宗書在上庠注周立三代之學學書於有虞氏之學典謨之教所興也學舞於夏后氏

之學文武中也學禮樂於殷之學功成治定與己同也孔疏云周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據此則上庠之在國者爲大學故鄭注文王世子引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者成均則虞庠近是也成均既爲大學自不得以西郊之小學當之矣

祭于瞽宗　義宗殷學爲瞽宗者宗尊也瞽無見之稱瞽童蒙無有所識又樂官也武王之時猶從殷法立學故小學在東　玉海

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　少儀問大夫之子長

幼幼則曰能正於樂人未能正於樂人注正樂政也

引此經以樂德教國子云云疏云引大司樂者證卿

大夫之子習樂之事

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

唐書趙愼言云周禮以樂舞教國子是知古之舞

者卽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福靈光燭壇

有隋之祭猶以品子爲之號爲二舞郎逮乎聖朝遂

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

子年二十以下容顏修正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準

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十

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雲門生通典

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磬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凡六樂者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變而致臝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

及邱陵之示四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族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凡樂函鍾爲宮太族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　漢書郊祀志禮曰周官天墬之祀樂有別有合其合樂曰以六律六鍾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祀天神祭墬祇祀四望

祭山川享先妣先祖凡六樂奏六歌而天墬神祇之物皆至四望蓋謂日月星海也三光高而不可得親海廣大無限界故其樂同祀天則天文從祭墬則墬理從三光天文也山川地理也天地合祭先祖配天先妣配墬其誼一也此天墬合祀以祖妣配者也其別樂曰冬日至於墬上之圜丘奏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樂八變則墬祇皆出天墬有常位不得常合此其各特祀者也飛鵬案凡樂圜鍾爲宮節注云先奏是樂以致其神乃後合樂而祭之是以上經大合樂與此併爲一祭之事也漢志

則晰言之以大合樂以下至及天神爲天地合祀以天神皆降地祇皆出爲天地各特祀與鄭義異　梁書武帝時太常任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祭郊廟備六代樂帝曰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蹈合節耳豈謂致鬼神祇用六代樂也其後卽言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旨矣賢基謹案鄭注蓋謂降神用一代樂正祭合樂則用六代樂分樂而序乃據天地之次神與宗廟之先妣先祖而言非指三禘之祭也

乃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注天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　義宗堂下之樂以鍾爲重故擧鍾而言堂上之樂以人聲爲貴故以歌爲稱言歌者知是堂上之音稱奏者知是堂下之樂玉海又隋書義宗奏黃鍾者用黃鍾爲調歌大呂者用大呂爲調奏者謂堂下四懸歌者謂堂上所歌　案康成云祀所受命之帝者謂感生帝也通典云王者必五時迎氣以示人奉承天道從時訓人之義故月令於四立日及季夏土德王日各迎其王氣之神於其郊其配祭以

五人帝樂與感帝同又云王服大裘而立於丘之東南西面大司樂奏圜鍾爲宮以下之樂以降神據此則祀感生帝及迎氣同奏黃鍾以下之樂以降神與祀圜丘異矣

乃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示注太蔟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及社稷

唐晉趙慎言云周禮奏太蔟歌應鍾以享地祇太蔟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今之祭社歌黃鍾請

改爲應鍾通典 杜佑云先儒皆引禹受地統書云崑崙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是也案皇地祇鄭元以爲崑崙卽是土地高著之稱旣舉冣高爲稱是知四和之地皆及之至於神州但方五千里而已故不云丘而言郊

乃奏無射歌夾鍾 崔靈恩云禘樂用夾鍾爲歌奏以無射之調玉海

凡六樂者 崔靈恩云六樂十二調隋書

及土示 鄭駁異義土示五土之總神卽謂社也六樂於五地無原隰而有土示則土示與原隰同用樂也

禮記郊特牲正義

又詩信南山正義

凡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可得而禮矣注天神則主北辰先奏是樂以致其神禮之以玉而祼焉乃後合樂而祭之大傳曰王者必禘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周人禘嚳而郊稷謂此祭天圜丘以嚳配之 賈逵曰圜鍾夾鍾也 馬融曰圜鍾應鍾也 隋書

賈逵云管如篪六寸 爾雅注 崔靈恩云凡樂九變者舞九終八變者舞八終六變者舞六終終成也又

云凡樂之變數皆用宮之本數爲終黃鍾在子數九故九變而終夾鍾在卯數六故六變而畢林鍾在未數八故八變而止凡樂以辰數爲終均者取其中聲之調各得依其辰始之音凡用十二調而作者各用本數爲樂終非獨此三者也玉海 通典載開元禮云舊樂以黃鍾爲均三成準周禮云圜鍾之均六變天神皆降可得而禮既云天神皆降五帝日月星辰皆天神也今改用六變飛鵬案冬至圜丘之祭後鄭主北辰而言上經奏黃鍾以祀天神乃指五帝日月星辰也開元禮以圜鍾之均六變用之祀五帝日月星

辰與鄭義異

凡樂函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奏之若樂八變則地示皆出可得而禮矣注地祇則主崑崙　通典載開元禮云舊樂用姑洗三成準周禮云函鍾之均八變則地祇皆降可得而禮鄭元云祭地有二一是大地崑崙爲皇地祇則宗伯黃琮所祭者二是皇王封域內之神州則兩圭有邸所祭者國家後禮則不立神州之祀今依前禮爲定既曰地祇其樂合用函鍾之均八變

注此樂無商者祭尚柔商堅剛也　干寶云不言商商爲臣王者自謂故置其實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無德以主之謙以自牧也隋書　唐書趙愼言云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克木作者去之通典

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鄭志趙商問大司馬云師有功則愷樂獻於社春官大司樂云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獻捷於祖不達異意荅曰司馬云師大獻則獻社以軍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於宗廟之禮故獻於祖也本疏

大傀異烖　說文云傀偉也從人鬼聲周禮曰大傀異

校勘記前說疑衍裁字飛鵬案羣書治要引此注亦作大傀異烖則非衍字可知、
令去樂注去樂藏之也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萬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　鄭志荅趙商云於去者爲廢是去者不用廢者入用卽萬入是也本疏
樂師詔來瞽皐舞　說文皋气皋白之進也从夲从白禮祝曰皐登謌曰奏故皋奏皆从夲周禮曰詔來鼓皐舞皋告之也
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注鄭司農云學士謂卿大夫諸子學舞者漢大樂律曰卑者之子不得舞宗

廟之酎除吏二千石到六百石及關內侯到五大夫子先取適子高七尺巳上年十二到年三十顏色和順身體修治者以爲舞人　疏旣云取七尺以上而云十二到三十則十二者誤當云二十至三十何者

按鄉大夫職云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按韓詩二十從役與國中七尺同是七尺爲二十矣明不得爲十二也飛鵰案續漢志注引此亦作十二七尺作五尺旣云五尺則十二似非誤也

小胥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注軒縣去南面辟

士也判縣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縣縣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　子夌子曰禮經中惟大射樂縣可考葢諸侯之軒縣耳然東縣之建鼓應鼙移於阼階西又北面一縣僅設一建鼓亦與軒縣正禮少異也考大射儀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鑮皆南陳此東縣一肆也又云建鼓在阼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注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此鼓亦屬東縣當如下文西縣以次而南今移在阼階西故注以爲辟君位也又云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鑮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此

西縣一肆也鼓在鏄南爲樂縣之本制又云一建鼓
在西階之東南面此北縣一肆也北縣僅一建鼓者
注云國君與其羣臣備三面爾無鐘磬有鼓而已其
爲諸侯則軒縣張氏爾岐云軒縣三面皆縣北面合有一肆以其與羣臣射故闕之以辟射位者設一建鼓者姑備三面耳又曰燕禮亦軒縣故云笙入立於
縣中鄉射用大夫禮判縣兩面故亦云笙入立于縣
中鄉飲酒用士禮但特縣一面故云笙入立于磬南
也　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疏云
鄭前注士不樂去琴瑟取此文琴瑟此是不命之士
耳若其命士則特縣也熊氏云案春秋說題辭無大

夫士制鄭元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大夫士無樂小胥

大夫判縣士特縣者小胥所云娛身之樂及治人之

樂則有之也

大師陽聲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大呂應

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　漢書律志黃鐘黃者中之

色君之服也鐘者種也天之中數五五爲聲聲上宮

五聲莫大焉地之中數六六爲律律有形有色色上

黃五色莫盛焉故陽氣施種於黃泉孳萌萬物爲六

氣元也以黃色名元氣律者著宮聲也宮以九唱六

變動不居周流六虛始於子在十一月大呂呂旅也

言陰大旅助黃鍾宣氣而牙物也位於丑在十二月太族族奏也言陽氣大奏地而達物也位於寅在正月夾鍾言陰夾助太族宣四方之氣而出種物也位於卯在二月姑洗洗絜也言陽氣洗物辜絜之也位於辰在三月中呂言微陰始起未成著於其中旅助姑洗宣氣齊物也位於巳在四月蕤賓蕤繼也賓導也言陽始導陰氣使繼養物也位於午在五月林鍾林君也言陰氣受任助蕤賓君主種物使長大楙盛也位於未在六月夷則則法也言陽氣正法度而使陰氣夷當傷之物也位於申在七月南呂南任也言

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位於酉在八月亾射射
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亾
厭已也位於戌在九月應鐘言陰氣應亾射該臧萬
物而雜陽閡種也位於亥在十月
今案擊拊注拊形如鼓以韋爲之著之以穅　鄭注樂
記云拊一名相齊人或謂穅爲相
今案鼓𣫹注鄭司農云𣫹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
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𣫹𣫹讀爲導引之引元謂鼓
𣫹猶言擊𣫹詩云應𣫹縣鼓　說文𣫹擊小鼓引樂
聲也從申柬聲周禮曰小樂事鼓𣫹讀若引說與先

鄭同後鄭引詩云應朄懸鼓飛鵬案毛詩作田傳云大鼓也箋云田當作朄朄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作田

帥瞽而廞作匶謚注廞興也故書廞爲淫鄭司農云淫陳也　案爾雅釋詁云廞熙興也鄭注樂記興之言喜也歆也孔疏引爾雅作歆喜興也據此則廞歆爲通用字說文云廞陳輿服於庭也與先鄭同義又云讀若歆則亦以歆廞爲通用字矣

典同高聲碮　杜注碮鐘病聲集韻

磬師擊編鍾　三禮圖凡鍾十六枚同爲一簨簴爲編

鍾特縣者謂之鏄初學記

鍾師祴夏注杜子春云祴讀爲陔鼓之陔　說文示部云祴宗廟奏祴樂自部云陔階次也徐鍇曰禮有陔夏樂謂擊鼓爲登階之節飛鵬案祴樂即祴夏笙師祴樂注賓醉而出奏祴夏後鄭从祴與許義同唐石經从衣作裓誤矣小徐以陔爲陔夏葢從子春說

笙師掌敎歙竽　三禮圖雅竽簧上下各六北堂書鈔

簫　三禮圖雅簫長尺四寸二十四彄須簫長尺二寸十六彄北堂書鈔　三禮圖無底者謂之洞簫幼學記

鎛師掌金奏之鼓注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鍾鎛也　案

鼓人職以晉鼓鼓金奏注金奏謂樂作擊編鍾疏云鄭唯言編鍾據磬師而言其實不編者亦以晉鼓和之若然則彼注言編鍾此注言鍾鎛皆爲金奏皆以晉鼓和之矣說文鑮大鍾淳于之屬所以應鍾磬也堵以二金樂則鼓鑮應之案鎛乃鑮之省

旄人舞夷樂　五經通義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生也南夷之樂持羽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鉞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通與

籥師掌教國子舞羽歈籥注文舞有持羽吹籥者所謂籥舞也　潛邱劄記春秋宣八年壬午猶繹萬入去

籥注云內舞去籥惡其聲聞疏云吹籥而舞謂之文舞公羊傳籥者何籥舞也注云籥所吹以節舞也吹籥而舞文樂之長小雅以籥不僭疏云以爲籥舞謂吹籥而舞也又籥舞笙鼓傳云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則所謂文舞內舞者有聲明矣

籥章掌土鼓注杜子春云土鼓以瓦爲匡　案御覽引作以築土爲匡

凡國祈年于田祖歈豳雅注豳雅亦七月也　案鄭君七月詩箋以殆及公子同歸以上爲豳風以以介眉壽以上爲豳雅以萬壽無疆以上爲豳須此注豳雅

亦七月也下云七月又有于耜舉趾饁彼南畝之事是以豳風爲豳雅矣

以樂田畯注鄭司農云田畯古之先教田者爾雅曰畯農夫也　案詩田畯至喜傳云田畯田大夫也鄭箋從之與此注異

鞮鞻氏掌四夷之樂注東方曰韎南方曰任西方曰侏離北方曰禁詩云以雅以南是也　案詩小雅鼓鐘傳云爲雅爲南也葢釋以雅以南句下文云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也東夷之樂曰韎南夷之樂曰南西夷之樂曰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籥舞葢釋以

籥二字非以南夷之樂訓經文之南也後漢書陳禪傳陳忠奏引齊詩以雅以南下有韎任朱離句齊蓋亦以四夷之樂說籥舞惟注引薛君云南夷之樂曰南四夷之樂唯南可以和于雅者以其人聲音及籥不僭差也始以南夷之樂訓經文南字鄭於此注引詩以雅以南爲證是亦以南爲南夷之樂矣

典庸器帥其屬而設筍虡注橫者爲筍從者爲鐻　案說文虍部虡下云鐘鼓之柎也飾爲猛獸从虍異象形其下足或從金豦作鐻篆文作虡此注作鐻乃虡之或體段氏以爲經用古字注用今字之證

大卜掌三兆之灋　鄭注洪範三人占云卜筮各三人

太卜掌三兆三易　鄭注士喪禮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

三曰原兆　案原再也與易之原筮同義干寶注易曰原卜也周禮三卜一曰原兆

注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　鄭志趙商問此幷問下文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今當從此說以不敢問杜子春何由知之鄭荅云此數者非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近師皆以爲夏殷周本疏

凡國大貞注鄭司農云貞問也元謂貞之爲問問於正必先正之乃從問焉　案史記龜策傳祝曰諸靈數䇲莫如汝信今日良日行一良貞足以證貞之爲問矣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注開開出其占書也　詩大雅爰契我龜傳契開也疏云契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

龜人地龜曰繹屬注云仰者繹　案繹爾雅作謝邵氏正義云古者繹謝聲近字通詩在此無斁韓詩作在此無射是也移案畢射皆虞部字戴記射之爲言繹也或曰舍也舍從古聲亦虞部字

西龜曰靁屬注云左倪靁　案爾雅作左倪不類邵氏

正義云䨓與類因聲近而轉不爲發語聲故鄭氏引之從省文

注左倪䨓右倪若　案疏云頭向左相睥睨頭向右相睥睨是以左右倪爲左右顧也然郭注爾雅云行頭左庳今江東所謂左倉者葢謂其頭偏向左也行頭右庳爲右倉葢謂其頭偏向右也疏義與郭異邵氏正義云初學記引臧榮緒晉書邱紐之龜有左顧者葢象西龜左倪之形矣

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案鄭注引爾雅文葢以龜之頭甲俯仰前後左右而辨其體也其注中庸四

體則謂龜之四足春占後左夏占前左秋占前右冬
占後右專以其足言之與此異
菙氏掌共燋契注士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
卽契所用灼龜也燋謂炬其存火　士喪禮注楚荆
也荆焞所以鑽灼龜者　詩爰契我龜傳契開也箋
云契灼其龜　荀子王制篇鑽龜陳卦注鑽龜謂以
火爇荆菙灼之也　說文燋所以然持火也
占人掌占龜　馬融曰筮史短龜史長本疏
以八簭占八頌以八卦占簭之八故以眡吉凶　案八
故八事之故也龜有頌頌者占兆之辭筮有故故者

合筮之辭以筮占兆之頌以卦占筮之故然後兩觀
其從違而斷其吉凶也

簭人巫更巫咸巫式巫目巫易巫比巫祠巫參巫環注
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　案說文云簭易卦用
蓍也从竹𢍰𢍰古文巫字徐鍇按楚辭曰帝告巫陽
有人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散汝筮與之巫主筮也
又巫字下云古者巫咸初作巫此經先卜注引世本
曰巫咸作筮據此則巫筮古通用字巫當爲筮之省
巫更注更謂筮遷都邑也　鄭志荅趙商若武王遷洛
盤庚遷殷之等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本疏

巫環注環謂筮可致師不也　鄭志趙商問僖十五年秦晉相戰晉卜右慶鄭吉襄二十四年晉致楚師求御於鄭鄭人卜宛射犬吉皆用卜今此用筮何鄭荅天子具官有常人非一人故筮可使者諸侯患官無常人故臨時卜之也本疏

凡國之大事先簭而後卜　義宗云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筮凶則止不卜者筮必以三代之法若三法皆凶則止不卜若兩法是凶一法爲吉名爲筮逆猶是疑限故更卜以決之則洪範筮逆龜從是也故大卜掌三兆三易儀禮特牲少牢筮皆旅占春秋疏

占夢觀天地之會注天地之會建厭所處之日辰　案五行大義云正月日月會於諏訾之次諏訾亥也一名豕韋斗建在寅故寅與亥合二月日月會於降婁之次降婁戌也斗建在卯故卯與戌合三月日月會於大梁之次大梁酉也斗建在辰故辰與酉合四月日月會於實沈之次實沈申也斗建在巳故巳與申合五月日月會於鶉首之次鶉首未也斗建在午故午與未合六月日月會於鶉火之次鶉火午也斗建在未故未與午合七月日月會於鶉尾之次鶉尾巳也斗建在申故申與巳合八月日月會於壽星之次

壽星辰也斗建在酉故酉與辰合九月日月會於大火之次大火卯也斗建在戌故戌與卯合十月日月會於析木之次析木寅也斗建在亥故亥與寅合十一月日月會於星紀之次星紀丑也斗建在子故子與丑合十二月日月會於元枵之次元枵子也一名天黿斗建在丑故丑與子合此經天地之會當指日月所會之次而言鄭君謂建厭所處之日辰建卽斗建所在也賈疏云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葢卽日月所會前一次如建寅之月日月會於亥厭在戌是也

占六夢之吉凶　案說文云㝱寐而覺者也从宀从疒从夢引周禮曰以日月星辰占六㝱之吉凶云云夢皆作㝱噩夢作咢㝱阮氏校勘記云咢即今咢字杜云驚愕是也

注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其遺象也　鄭志張逸

問占夢注云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是夜也趙簡子夢童子倮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不知何術占之荅曰日月在辰尾夏之九月辰在房未有尾星建戌厭寅寅與申對辰與戌對申近庚辰與戌對故知庚辰辰下爲主人故午爲主人金侵火故不勝雖不勝卽復故云弗克日有適氣時九月節者以庚午在甲子篇辛亥在甲辰篇也中有甲戌甲申甲午成一

月也從庚午以下四日從甲辰至辛亥八日幷之十二日通同四十二日又問曰何知有此厭對之義乎荅曰按堪輿黃帝問天老事云四月陽建於巳破於亥陰建於未破於癸是爲陽破陰陰破陽故四月有癸亥爲陰陽交會十月丁巳爲陰陽交會言未破癸者卽是未與丑對而近癸也交會惟有四月十月也若有變異之時十二月皆有建厭對配之義也本疏

堪輿大會有八也小會亦有八　惠棟云越絕書言太歲八會淮南天文曰北斗之神有雌雄十一月始建於子月從一辰雄左行雌右行五月合午謀刑

十一月合子謀德太陰所居辰爲厭日厭日不可以
舉百事堪輿徐行雄以音知雌故爲奇辰數從甲子
始子母相求所合之處爲合十日十二辰周六十日
凡八合合於歲前則死亾合於歲後則無殃卽八會
法也葢六十日之中大合八小合八
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注杜子春讀萌爲明或云其
字當爲明明謂毆疫也元謂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
也　惠士奇曰漢儀大儺侲子辭有伯奇食夢伯奇
者神名食夢者食於夢猶食於火食於土也葢古舍
萌之禮歟飛鵬案說文云民氓萌也氓民也耒部耡

下引周禮以輿耡利萌白帖引作氓葢漢時周禮本作萌後改爲氓也此經萌字疑當讀爲利萌之萌葢贈惡夢當如敺疫之儀執戈揚盾氓黎震駭故先舍萌以安之也舍息也與眡祲安宅義同季冬將贈惡夢而爲之舍萌正歲巳見祅祥而爲之安宅皆所以順民心也

眡祲三曰鑴注鄭司農云鑴謂日旁氣四面反鄉如暈狀也元謂鑴讀如童子佩鑴之鑴謂日旁氣刺日也

釋文鄭許規反　惠士奇云鑴者鐫也說文王部瓗瓗瑀通故鐫或从𦐇或从𨽁鐫省作𦐇一曰錐有

所穿一曰㵋有所出象日旁雲氣揚雄太元所謂紫蜺爲雲朋圍日也雲氣刺日形如鈌環謂之鐍與鑴通讀爲觼軜之觼觼一作鐍亦見說文飛鵬案說文金部鑴从金巂聲角部觿从角巂聲聲相近故後鄭曰讀如佩觿之觿擬其音非易其字也賢基謹案漢書天文志暈適背穴注孟康曰皆日氣也穴多作鐍其形如玉鐍也如淳曰有氣刺日爲鐍鐍抉傷也據此則孟康如淳皆以鐍爲卽周禮之鑴惟如淳讀鐍如觼音與鄭異而義則同

大祝掌六祝之辭　唐書施敬本曰祝以傳命通人主之意以薦達於神明非賤職也今太祝下士也非所以重命而尊神之義也按周禮大宗伯曰太祝下大

夫二人上士四人掌六祝之詞大宗伯爲上卿今禮部尙書太常卿比也小宗伯中大夫今侍郎少卿比也太祝下大夫今郎中太常丞比也上士四人今員外郎太常博士比也故可以處天人之際致尊極之詞矣通典

掌六祈以同鬼神示注祈嘄也謂爲有災變號呼告於神以求福　趙商問周禮設六祈之科禱禳而祭無不祈敢問禮記祭祀不祈何義也鄭荅云祭祀常禮以存孝敬之心當專一其志而已禱祈有爲言之主於求福豈禮之常也禮器疏

一曰類二曰造注類造加誠肅求如志造類禬禜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梁書天監初陸璉定軍禮依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謂征討得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通典

王制疏天道懸遠以事類告之廟爲親近故以奉至言之各隨義立名也　杜佑云周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造乎禰大祝告王用牲幣鄭元云牲當爲制王肅云親告以牲有奠故也使祝史用幣又云吉則用牲凶則用幣通典

案范甯荅徐邈書云凡告用制幣

先儒有明義也據通典所引鄭義亦然是告祭用幣不用牲此注云類造禬禜皆有牲者豈以祈禱之禮與天子將出之類造異與

三曰禬注禬禜告之以時有災變也　案說文云禬會福祭也從示會聲葢除去災變即所以會福也許與鄭義實相成廣韻會字下音黃外切出禬字云除殃祭也又儈字下音古外切出禬字云福祭字雖並出而義則無殊

六辭六曰誄注鄭司農云誄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主為其辭也　說文讄禱也累功德以求福論語

云誄曰禱爾於上下神祇飛鵬案今論語作誄故集解引論與誄通然說文讄下出誄字云諡也蓋謂撰其德行以哀悼之因而命諡也此正與司農錫命之義合

辨九祭注元謂九祭皆謂祭食者　子凌子曰命祭謂墮祭也墮祭卽挼祭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饋食禮尸入祝命挼祭士虞禮祝命佐食墮祭此祭在尸未飯時悉備諸祭蓋祭食之取重者故以爲首衍祭謂祭酒也特牲饋食禮主人洗角升酌酳尸注酳猶衍也是知衍酒爲祭酒也飮酒之禮獻酒必祭如鄉

飲酒鄉射燕禮大射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之獻酒皆然炮祭鄭康成曰炮字當爲包包猶兼也案籩實爲脯豆實爲醢則用擩祭或振祭籩實爲糗脩豆實爲菹醢則用兼祭有司徹主婦受尸酢左執爵右取菹擩于醢祭于豆間此祭豆也又取麷蕡兼祭于豆祭此祭籩也豆籩同祭謂之兼祭周祭鄭康成曰周猶徧也案公食大夫禮賓祭正饌坐取韭菹以辯（辯即徧字）擩於醢上豆之間祭此祭豆也豆有六故云辯又云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此祭黍稷也簋有六故云辯皆

周祭也振祭擩祭皆謂祭薦俎也鄭康成曰振祭擩祭本同不食者擩則祭之將食者既擩必振乃祭也案士虞特牲尸入九飯佐食舉肺脊舉幹舉骼舉肩皆振祭嚌之少牢尸入十一飯上佐食舉牢幹魚腊肩牢骼牢肩尸亦振祭嚌之此皆祭俎不擩而即振者也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凡以肝燔從者皆擩于俎鹽振祭嚌之此則擩而後振者也將食故必振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所云祭薦皆是擩祭鄉射記云薦脯五職祭半職横于上葢祭者左執爵右取祭脯擩于醢而祭于豆閒不食故不振經不云擩者省文

也絶祭繚祭皆謂祭肺也鄭司農曰絶祭不循其本直絶肺以祭也繚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于末乃絶以祭也案鄉射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卿特牲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主婦受尸酢不儐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經皆云興取肺坐絶祭是大夫士皆絶祭非繚祭也惟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興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絶末以祭尚左手嚌之興加于俎注以弗繚爲繚祭司農亦引此以爲繚祭之證

共祭謂授祭也鄭康成曰共猶授也案燕禮主人獻

公胙宰贊授肺大射主人獻公庶子贊授肺此絕祭也士虞特牲少牢墮祭皆佐食授之此命祭也尸入飯時舉牲體亦佐食授之此振祭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不儐尸之禮主婦亞獻祝取棗糗以授尸此兼祭也公食大夫祭黍稷祭肺祭庶羞亦贊者授之此周祭也皆爲其祭也凡祭遠者授近者不授脯醢羹酒皆在席前故祭薦祭鉶祭酒無授祭也其祭亦備諸祭故以爲九祭之終焉

辨九𢷤　子凌子曰一曰䭫首此臣于君之拜也鄭康成曰稽首拜頭至地也燕禮大射覲禮凡臣與君行

禮皆降階再拜稽首若君辭之則升堂復再拜稽首謂之升成拜有降而未拜卽升堂拜者禮殺也有不降卽於堂上拜者禮又殺也聘禮公食大夫禮異國之臣與主君行禮亦然皆稽首也又有非君臣而稽首者如儐郊勞歸饔餼使者卿餼聘賓及大夫相食皆敬之至者故亦盛其禮也士昏親迎特牲少牢宿尸士虞特牲少牢陰厭特牲嗣舉奠告再拜稽首蓋亦敬之至者賈氏儀禮疏云稽首臣拜君法是也二曰頓首此相敵者之拜也鄭康成曰頓首拜頭叩地也凡禮經賓主相敵之拜皆頓首經不云頓首者文不具也若左傳文七年晉穆嬴頓首於趙宣

子則小君於其臣且婦人也禮不應頓首定四年楚申包胥九頓首而坐頓首並壹拜再拜無九頓首者皆禮之變故傳特書以別之賈氏儀禮疏云頓首者平敵相拜法然則禮經平敵相拜者雖不云頓首皆頓首可知也三曰空首此君荅臣之拜也鄭康成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凡禮經君拜其臣皆空首拜經不云空首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君特敬其臣則拜手稽首如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非常禮也賈氏儀禮疏云空首拜君荅臣下拜法是也而周禮疏又云即尚書拜手稽首則誤矣

何也尚書臣之于君如皋陶伊尹周公亦皆拜手稽首也至于穆天子傳許男降再拜空首郭注空首頭至于地則即稽首非此空首矣四曰振動此即喪禮拜而後踊也振動之拜諸儒言人人殊惟杜子春得之葢凶事之有振動猶吉事之有稽首皆拜之最重者士喪禮君使人弔禭及君臨大斂既夕禮君使人賵主人皆拜稽顙成踊非君之弔禭賵則拜而不踊是拜而後踊於君始行之故曰與稽首同也踊與稽顙皆非拜拜而成踊謂之振動猶之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杜子春曰振讀爲

振鐸之振動讀爲哀慟之慟其義甚明惜乎先後鄭之失其解也五曰吉拜鄭康成曰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鄭康成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二者亦皆喪禮之拜檀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頽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頎乎其至也卽所謂吉拜凶拜也又檀弓秦穆公使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左傳昭二十五年叔孫昭子自闞歸季平子稽顙此徒稽顙非拜也惟拜而後稽顙謂之吉拜稽顙而後拜謂之凶拜也然考之禮經但有拜稽顙而無稽顙拜之文則拜而後稽顙其周禮歟鄭氏檀弓注以爲殷之

喪拜者似與經未合也七曰奇拜凡一拜謂之奇拜頓首空首皆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一拜者卽頓首之奇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一拜者卽空首之奇拜也惟稽首皆再拜無一拜者鄭大夫曰奇拜謂一拜是也鄭康成謂一拜荅臣下拜賈公彥謂奇拜附空首皆非也八曰襃拜凡再拜謂之襃拜稽首無不再拜者頓首空首亦有之鄉飲酒鄉射所謂再拜者卽頓首之襃拜也燕禮大射所謂公荅再拜者卽空首之襃拜也鄭大夫曰襃拜再拜是也鄭康成謂再拜拜神與尸賈公彥謂襃拜附稽首皆非也九曰肅

拜謂婦人之拜也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鄭氏注曰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其說是也又鄭氏昬禮注曰婦人於丈夫爲禮則俠拜又曰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由此推之扱地卽男子之稽首也手拜卽男子之凶事拜也俠拜卽男子之褒拜也肅拜者婦人之正禮男子惟軍禮始肅拜左傳成十六年郤至三肅使者而退卽鄭司農所謂介者不拜是也蓋稽首頓首空首三拜皆吉事之拜也振動吉拜凶拜三拜皆凶事之拜也六者以爲之經也奇

拜褒拜凡拜皆有之二者以爲之緯也肅拜則專言

婦人之拜矣此九拜之序也

稽首　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至地曰稽

顙注平衡謂磬折頭與腰如衡之平禮記平衡與此

義殊

則執明水火而號祝注如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　案

詩吉蠲爲饎毛傳云蠲絜也三家詩作圭圭與蠲義

同故鄭注云圭絜

隋釁　賈逵云釁釁宗廟本疏　馬融云血以塗鐘鼓本疏

大師宜於社　馬融云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

事乎社御覽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注防謂執披備傾戲　案防有備禦之義故鄭君以執披備傾戲釋之釋文戲音虧賈疏引注作傾虧既夕禮設披注云披絡柳棺上貫結於戴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又商祝執功布以御柩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為抑揚左右之節使引者執披者知之疏作傾虧是也

及朝御匶乃奠注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柩也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　鄭志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于宮葬乃朝

廟桒春秋晉文公卒殯于曲沃是爲去絳就祖殯與
禮記義異未通其說荅曰葬乃朝廟當周之正禮也
其末世諸侯國何能同也傳合不合當解傳耳不得
難經本疏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　馬融云所封國所封邑猶
立其社稷御覽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杜子春讀貉爲百爾所
思之百書亦或爲禡貉兵祭也元謂田者習兵之禮
故亦禡祭禱氣勢之十百而多獲　案後鄭此注從
子春說增成其義肆師注亦然說文引詩旣伯旣禱

作旣禡旣禂據此則禡與伯爲通用字應劭漢書注云至所征伐之地表而祭之謂之禡禡者馬也馬者兵之首故祭其先神也則表貉讀爲旣伯旣禱之伯得之

禂牲禂馬注杜子春云禂禱也元謂禂讀如伏誅之誅今侏大字也　案說文示部禂禱牲馬祭也从示周聲此卽本杜爲說鄭君不从杜擬其音如誅訓其義爲侏大字惠士奇云案揚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寇侏張侏張猶張大也文選李善注云侏張卽輈張輈與侏古字通得之而以侏張爲驚懼之皃失之

太元曰陽去其陰陰去其陽物咸倜倡倜與侏同

司巫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阮諶三禮圖雩壇在

巳地通典

祭祀則共匰主　說文匰宗廟盛主器也周禮曰祭祀

共匰主从匚單聲　惠士奇引決疑要注曰毀廟主

藏廟外戶之外西牖之中有石函名曰宗祏函中有

筒以盛主蓋坎中有祏祏中有匰祏石而匰木其說

得之飛鵬案祏中有匰凡廟之主皆然不獨毀廟主

而巳

及道布注道布者爲神所設巾　宋書文九王傳休若

既死上與驃騎大將軍桂陽王休範書曰外間有一師姓徐名紹之狀如狂病自云爲塗步郎所使胡氏承珙云塗步即古之道布淮南子羿除天下之害而死爲宗布則是人鬼之神也

及菹館　甸師疏云此官共茅司巫云祭祀共菹館茅以爲菹兩官共其者謂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爲苴以共之　案說文云藉祭藉也菹茅藉也則菹專指茅藉而言故後鄭引士虞禮苴刌茅取苴證之彼注云苴藉也

男巫　荀子王制篇傴巫跛擊之事注擊讀爲覡男巫

也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傴巫跛
覡
望衍注衍讀爲延聲之誤也　案此與衍祭注同惠氏
云延衍字音同古文通漢書西域贊有曼衍之戲西
京賦巨獸百尋是爲曼延此衍與延通之證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注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
水上之類　續漢志上巳官民皆絜於東流水上曰
洗濯祓除去宿垢疢爲大絜注謂之禊也風俗通曰
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杜篤祓禊賦曰巫咸
之徒秉火祈福則巫祝也

凡邦之大烖歌哭而請注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也　鄭志林碩難曰凡國有大災歌哭而請曾人有日食而哭傳曰非所哭哭者哀也歌者是樂也有哭而歌是以樂烖烖而樂之將何以請哀未失所禮又喪矣孔子曰哭則不歌歌哭而請道將何爲元謂日食異者也於民無困哭之爲非其所烖害不害穀物故歌必禮也本疏

大史正歲年以序事注中數曰歲朔數曰年　義宗歲者依中氣一周以爲一歲年者依日月十二會以爲一年中朔大小不齊故有歲年之異玉海

大師抱天時注鄭司農云大出師則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時處吉凶　史記日者傳分策定卦案式正棊索隱曰案式卽拭也拭之形上圓象天下方法地用之則轉天綱加地之辰故云旋拭龜筴傳衞平援式而起仰天而視月之光觀斗所指定日處鄉規矩爲輔副以權衡四維巳定八卦相望視其吉凶飛鵬案大史所抱之式卽此式也

小史掌邦國之志注鄭司農云志謂記也春秋傳所謂周志國語所謂鄭書之屬　案賈疏引狼瞫所言以證周志而未及鄭書襄三十一年傳子產曰鄭書有

之災定國家必大焉先注鄭國史書昭二十八年晉
司馬叔游曰鄭書有之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注古書
名
馮相氏　月令正義馮相氏保章氏雖俱掌天文其事
不同馮相氏主日月五星年氣節候推步遲疾審知
所在之處若今之司厤主其筭術也保章者謂守天
之文章謂天文違變度數失其恒次妖孼所在吉凶
所生若今之天文家惟主變異
掌十有二歲注歲謂太歲　義宗歲星者東方蒼龍之
宿五星之首在天右行十二歲一周天太歲者歲星

之神法五行亦十二歲一周於地玉海

冬夏致日春秋致月注冬至日在牽牛景丈三尺夏至

日在東井景尺五寸此長短之極極則氣至冬無愆

陽夏無伏陰春分日在婁秋分日在角而月弦於牽

牛東井亦以其景知氣至不　鄭志問曰案駁異義

云三光考靈耀書云日道出于列宿之外萬有餘里

謂五星則差在其內何得與日同乘黃道又問曰日

何得在婁角牽牛東井乎荅曰黃道數寬廣雖差在

內猶不離黃道或可以上下為外內本疏　月令正義

鄭注考靈耀云夏日道上與四表平下去東井十二

度爲三萬里以下當爲正義申解則是夏至之日上極萬五千里星辰下極萬五千里故夏至之日下至東井三萬里也日有九道故考靈耀云萬世不失九道謀鄭注引河圖帝覽嬉云黃道一青道二出黃道東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黑道二出黃道北日春東從青道夏南從赤道秋西從白道冬北從黑道立春星辰西遊日則東遊春分星辰西遊之極日東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夏則星辰北遊日則南遊夏至星辰北遊之極日南遊之極日與星辰相去三萬里以此推之秋冬放此可知鄭注當至此止以下正義申解計

夏至之日日在井星正當嵩高之上以其南遊之極故在嵩高之南萬五千里所以夏至有尺五寸之景也於時日又上極星辰下極故日下去東井三萬里也然鄭四遊之極元出周髀之文但日與星辰四遊相反春分日在婁則婁星極西日體在婁星之東去婁三萬里以度言之十二度也則日沒之時去昬中之星近校十度旦時日極於東去旦中之星遠校十度若秋分日在角則角星極東日體在角星之西去角三萬里則日沒之時去昬中之星遠校十度旦時日極於西去旦中之星近校十度此皆厤乖違於數

不合鄭無指解其事有疑案漢書律厤志云冬至之時日在牽牛初度春分之時日在婁四度夏至之時日在東井三十一度秋分之時日在角十度若日在東井則晝極長八尺之表尺五寸之景冬至日在斗則晝極短八尺之表一丈三尺之景一丈三尺之中去其一尺五寸則餘有一丈一尺五寸之景是冬夏往來之景也

保章氏掌天星　義宗明天有三百六十五度義曰立表於經緯之中又置儀之表於中表之南正當於經上然後從中表之北以候星之光玉海

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注星土星所主土也封猶界也星紀吳越也元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

義宗星分所主各有由序晉屬實沈者高辛之子主祀參星宋屬大火者閼伯之墟主祀大辰齊屬元枵者逢公託食其餘國非所恐九州之中國數非一是以吳越同次燕陳共分玉海

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注楚靈王所謂三墳五典　張衡解詁五典五帝之常道也春秋疏　孔安國尚書序

伏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
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言常道也
掌達書名于四方注或曰古曰名今曰字　儀禮聘禮
記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注名書文也
今謂之字　論語必曰正名乎注古者曰名今世曰
字聘禮疏
御史掌贊書注若今尚書作詔文　漢制攷續漢百官
志尚書侍郎二十六人一曹有六人主作文書起草
安帝時陳忠上疏薦周興曰諸郎多文俗吏鮮有雅
材每爲詔文宣示內外轉相求請或以不能而專已

自由辭多鄙固乃拜輿尙書郎

巾車玉路注玉路以玉飾諸末　傳元乘輿馬賦注玉路重較也劉昭續漢志注

樊纓十有再就注鄭司農云纓謂當胸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匝也　疏賈馬亦云鞶纓馬飾在膺前十有二匝以旄牛尾金塗十二重

杜預曰纓在馬膺前如索帬劉昭續漢志注

建大白以卽戎注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也卽戎謂兵事　鄭志趙商問巾車職云建大白以卽戎注云謂兵事司馬職仲秋辨旗物以治兵王載大

常下注云凡班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不知巾車

大白以卽戎爲在何時荅曰殷之正色者夏官疏作白者殷之

正色王卽戎者或會事夏官疏作命將或勞師不親將故建先王之

正色異於親自將木疏又夏官疏

木路前樊鵠纓注杜子春云鵠或爲結　疏按馬氏云

前樊結纓謂爯重樊纓在前有結在後往往結革以

爲堅且飾節頁以爲樊纓皆有采就而賈氏謂前纓

有結

建大麾以田注大麾不在九旗中以正色言之則黑夏

后氏所建田四時田獵　鄭志趙商問巾車職曰建

大麾以田注云田四時田獵商按大司馬職曰四時皆建大常今又云建大麾以田何荅曰麾夏之正色雖習戰春夏尚生其時宜入兵夏本不以兵得天下故建其正色以春田秋冬出兵之時乃建大常本疏又夏官疏雜問志云四時治兵王自出禮記天子殺則下大綏司馬職王建大常足相參正本疏

重翟厭翟安車注重翟厭翟謂蔽也重翟后從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無蔽后朝見於王所乘謂去飾也詩國風碩人曰翟蔽以朝謂諸侯夫人始來乘翟蔽之車以朝見於君盛之也此翟

薇蓋厭翟也然則王后始來乘重翟乎　疏馬氏等云重翟爲蓋今之羽蓋是也　詩疏崔靈恩以爲二王之後夫人各乘本國先王之上車魯之夫人乘重翟知者以魯夫人服褘衣與王后同故知車亦同也其同姓異姓侯伯夫人皆乘厭翟子男夫人乘翟車所用助祭饗賓朝見各依差次其初嫁之時侯伯以下夫人所乘車皆上攝一等知者以士妻乘墨車上攝大夫之車故也崔又一解云諸侯夫人初嫁不得上攝以其逼王后故也卿大夫之妻得上攝一等案鄭注巾車引詩翟茀以朝謂厭翟也衛是侯爵故厭

翟崔氏後解與鄭注同既不上攝鄭注巾車云乘翟

茀之車以盛之者以乘祭祀之車故言盛也　義宗

重翟者后從王祭先王先公所乘也厭翟者后從王

饗諸侯所乘也安車者后宮中朝夕見於王所乘也

舊唐書

翟車　義宗翟車者后求桑所乘也舊唐書

有握　釋文千馬皆作幄

輦車　釋文作連連音輦本亦作輦賢基謹案鄉師與其輂輦注故書輦作連鄭司農云連讀爲輦易往蹇來連虞氏注連輦據此則連輦古今字也　義宗輦車

者后游晏所乘也舊唐書

犬複　說文巾部幦髤布从巾辟聲周禮曰駹車犬幦

阮氏校勘記云駹車涉下文而誤幦複聲相近禮注云以犬皮爲覆笭考覆笭字儀禮既夕禮記玉藻少儀皆作幦幦與說文同葢故書作複今書作幦

孤乘夏篆注故書夏篆爲夏緣鄭司農云夏赤也緣緣色元謂夏篆五采畫轂約也　說文軝車約軝也从車川聲周禮曰孤乘夏軝　案故書作夏緣當是褖字之訛詩綠衣注綠當爲褖故作褖轉作綠字之誤也周禮內司服訛爲緣褖衣司農云緣褖色二緣字亦皆褖之訛惠士奇引夏小正元校注黑若緣色以證

而未能正緣字之誤惟洪氏震煊引釋名釋衣服云
褖衣褖然黑色也此足以見緣色爲褖色之訛矣褖
篆皆彖聲故褖亦或爲篆
士乘棧車注棧車不革輓而漆之　案春秋傳丑父寢
於轏中杜注云轏士車蓋取此經士乘棧車之義以
爲訓說文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小徐繫傳既引周
禮復引春秋傳葢本杜注
鳴鈴　干寶注和鸞皆以金爲鈴劉昭續漢志注
司常通帛爲旜　說文旃曲柄也所以旃表士衆从㫃
丹聲周禮曰通帛爲旃或从亶作旜

大夫士建物　說文云勿州里所建旗象其柄有三游雜帛幅半異所以趣民或从㫃作旂段氏云州里當作大夫士許於旟下稱州里建旟則此稱大夫士建勿必也鄉射禮旌各以其物注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經傳多作物蓋旂之訛也飛鷹案勿爲正字物爲借字

師都建旗　案說文㫃部旗字下引周禮作率都建旗據此則師爲帥之訛率爲古字帥爲今文也聘禮注曰古文帥皆作率

州里建旟　說文云旟錯革畫鳥其上所以進士衆旟

衆也周禮曰州里建旟徐鍇曰案周禮注則州里之
官平約信　鳥隼猛健之象也
道車載旞　說文旞下云導車所以載全羽以爲允允
進也飛鵬案道導古通用字賈疏云象路建大赤以
朝朝所以行道故謂象路爲道車義與說文別
斿車載旌　說文旌下云游車載旌案下文⿸㫃攸下云旌
旗之斿也从㫃攸聲徐鍇曰今俗或作斿游下云旌
旗斿也从㫃汓聲據此則游爲正字斿乃俗字
皆畫其象焉家各象其號注杜子春云畫當爲書　盧
植大傳注云徽章也號所以書之於䋤通典飛鵬案此

與子皆義合

也

周禮補注卷第三

孫錦敦敬校字